

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

HANYU FANGYAN YU FANGYAN DIAOCHA

翟时雨

RBA 08/15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

翟时雨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北碚

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

翟时雨编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庆北碚)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插页,6 字数,210千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9405·1

定价1.97元

前 言

自一九七九年，我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选修课。这个小册子就是为方言课编写的教材。

我们的方言课每周两学时，一年学完，开在中文系三年级下期和四年级上期（中间有个暑假，可用来进行方言调查实践）。我们是这样安排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的，头一个学期讲授方言基础知识，教学国际音标，介绍汉语音韵常识（教材第一章）；讲述方言调查方法（教材第三章）。接着，利用第一学期结束后的暑假，布置学生返乡调查自己家乡的方言。第二学期的教学内容分作两个方面：①指导学生整理自己调查的方言资料，撰写自己家乡方言的调查报告；②为了帮助同学们在分析方言材料时与其他方言作横向比较，讲授现代汉语各大方言区的主要语音特点（教材第二章）。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这种既讲点方言理论，又有些方言调查实际锻炼的教学安排，效果较好，较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由于是教材，自然应该反映本专业的重要学术成果，向学生传授本专业专家、学者们的有关著述，因而本教材介绍并引用了许多方言专家的观点和材料，主要的有李荣先生的《汉语方言调查手册》，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概要》，詹伯慧先生的《现代汉语方言》，丁声树、李荣先生的《汉语音韵学讲义》，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邵荣芬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讲话》等，同时还参照和借鉴了一些兄弟院校方言课教材上的有关资料。为了不使篇幅过大，所引材料未一一注明出处，特在此一并致谢。

在编写这个教材的过程中，多次得到李荣老师和刘又辛老师的鞭策和鼓励，使我能在教学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坚持把它写完，在此，谨向两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编印这个小册子，南充师范学院的唐君励副教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承他在百忙中先后两次审阅、通读初稿和修改稿，使我十分感激，应该说这个小册子里凝结着他的心血。此外，西南师大美术系的陈六汀同志代为设计封面，生物系的何兴柱同志和地理系的石仲华同志代为绘制发音器官图和方言地图，中文系的杨月蓉同志和达县师范专科学校的谭伦华同志代为校对书稿，都为这个小册子出了大力，特表示深切的感谢。这个小册子符号太多，不好排检，达县新华印刷厂的同志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它排了出来，亦表示诚挚的谢意。

限于本人水平，又加以汉语方言覆盖地域宽广，个人不能对所有汉语方言都亲自进行调查，因而对各方言区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充分，在材料借鉴和引用中可能会有不少疏漏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翟时雨

1986年春于西南师大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综 论

- 第一节 方言和方言学**..... (1)
 - 一、方言..... (1)
 - 附：现代汉语方言区示意图
 - 二、方言的形成和消失..... (4)
 - 三、方言学..... (6)
- 第二节 汉语方言学**..... (8)
 - 一、汉语方言学的意义和作用..... (8)
 - 二、历史上的汉语方言研究..... (12)
 - 三、解放后的汉语方言研究..... (15)
- 第三节 语音基础知识**..... (18)
 - 一、语音概述..... (18)
 - 二、国际音标发音训练..... (26)
 - 三、声调辨识和标记法..... (45)
- 第四节 汉语音韵常识**..... (49)
 - 一、中古音的声母..... (49)
 - 二、中古音的韵母..... (55)
 - 三、古今声调的演变情况..... (68)

第二章 现代汉语的方言分区

- 第五节 北方方言区**…………… (71)
- 一、北方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71)
 - 二、北方方言区的次方言…………… (72)
 - 三、四川话的分区…………… (76)
- 附：四川方言地图九幅
- 第六节 吴方言区**…………… (97)
- 一、吴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97)
 - 二、苏州音系简况…………… (98)
- 第七节 湘方言区**…………… (103)
- 一、湘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103)
 - 二、长沙音系简况…………… (105)
- 第八节 粤方言区**…………… (109)
- 一、粤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109)
 - 二、广州音系简况…………… (110)
- 第九节 闽方言区**…………… (125)
- 一、闽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125)
 - 二、闽南方言的代表——厦门音系简况…………… (126)
 - 三、闽北方言的代表——福州音系简况…………… (130)
- 第十节 客家方言区**…………… (133)
- 一、客家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133)
 - 二、梅县音系简况…………… (135)
- 第十一节 赣方言区**…………… (139)
- 一、赣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139)
 - 二、南昌音系简况…………… (140)

第三章 汉语方言调查方法

第十二节 语音调查方法	(145)
一、关于声调的调查	(147)
二、关于声母的调查	(151)
三、关于韵母的调查	(153)
四、关于“音系基础字”的记录	(155)
五、关于古今语音的演变规律和方言间 的语音对应规律	(161)
第十三节 词汇和语法调查方法	(165)
一、关于方言词汇的调查	(165)
二、关于方言语法的调查	(169)
附录：汉语方言调查表格	(175)
一、语音	(175)
二、词汇	(191)
三、语法	(277)
国际音标表	(285)

第一章 综 论

第一节 方言和方言学

一、方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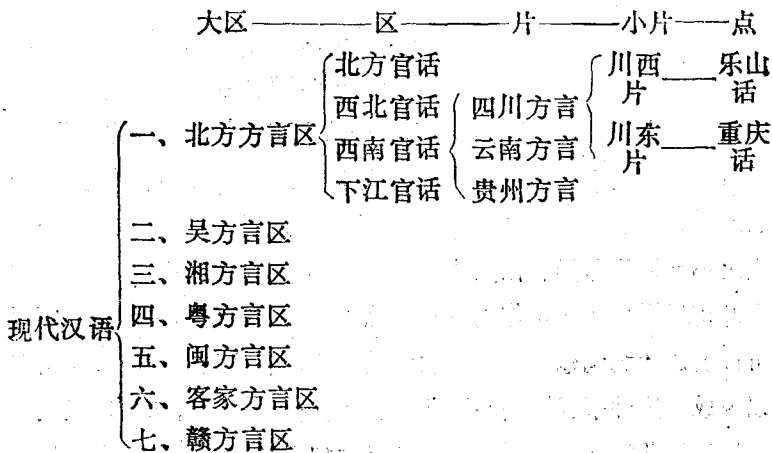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语言分化的结果。比如现代汉语就分为七个大方言区^{〔注〕}，以使用人口的多寡为序，它们是：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客家方言区、赣方言区。方言在部落语和部族语里不断产生和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在民族语言里，随着共同语影响的扩大，方言的作用会逐渐缩小，以至最终为共同语所代替。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汉民族共同语就是在汉语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域性分支，也就是说，一种语言的各个方言是由同一种古老的语言慢慢分化形成的。这种分化形成的各个方言“同出一源”，是从属于同一语言的，因而，一种语言内的各种方言之间必然有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它们有相同点（这往往反映在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规律大体相同上）；然而，既然已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它们之间也必然有相异点，这种相异点可以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几个方面，所以，一般地说，一种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几个方面都可能有其自身的某些特点。以现代汉语各主要方

〔注〕：按传统习惯分为八大方言区，近来有人主张将闽南、闽北两个方言区合成一个闽方言。

言的差异而论，在语音方面，有的方言保持古汉语全浊声母，有的将古全浊声母转化为清声母。比如“桃”、“甜”等字在中古音里都属于“定”母字，是全浊声母。今吴方言保持古全浊声母，读为〔dæ〕、〔dɪ〕；今北方方言区不再保持古全浊声母，把古全浊声母转读为清声母，因而重庆话把这两个字读成〔t'ou〕、〔t'ian〕。又比如今粤方言入声字保持〔p、t、k〕韵尾，将“急”读为〔kəp〕“七”读为〔ts'ət〕，“六”读为〔lok〕；今上海话不再保持古入声字的〔p、t、k〕韵尾，而是在入声音节末尾附有一个喉塞音〔ʔ〕，把“急”读为〔tɕiʔ〕，把“七”读为〔ts'iʔ〕，把“六”读成〔loʔ〕；今四川的泸州话读入声字时不但没有〔p、t、k〕韵尾，也没有喉塞音〔ʔ〕韵尾，只是发至音节末尾时喉头肌肉稍微紧张一点罢了，他们把“急”读为〔tɕi〕，“七”读为〔tɕ'i〕把“六”读成〔lo〕；今重庆话不仅没有〔p、t、k〕韵尾，连入声这个调类都没有保存，而是将古入声字全部合并到今阳平里。另外，北京话里有〔tʂ、tʂ'、ʂ〕与〔ts、ts'、s〕两组声母，“张”读〔tʂən〕、“脏”读〔tʂən〕；今重庆话只有〔ts、ts'、s〕，没有〔tʂ、tʂ'、ʂ〕，将北京话分别读成〔tʂ、tʂ'、ʂ〕和〔ts、ts'、s〕两组声母的字都读成〔ts、ts'、s〕，把“张”、“脏”均读成〔tsən〕，因此，北京人听重庆人喊“张先生”好象是在喊“脏先生”。再如贵州许多地方没有撮口呼韵母，将撮口呼转为齐齿呼，于是贵州人说“有趣”、“拒绝”，北京人听起来好象是“有气”、“季节”。各种方言往往还有自己所特有的一些词汇。比如四川人把“便宜”说成“相因”，把“嘲弄别人”说成“洗刷别个”，把“开玩笑”说成“涮坛子”。南昌人把“伞”叫“遮伞”，四川有的地方却叫“撑花儿”。北京人说“闲聊”、“谈天”，四川人说成“摆龙门阵”。同样是“丈夫”的意思，各地却分别称作“男人”、“老板”、“先生”、“老官”、“爷儿们”、

“外厢人”、“外头人”、“当家的”等等。同样是“妻子”的意思，各地却分别叫作“媳妇”、“老婆”、“屋头”、“屋里”、“堂客”、“婆娘”、“女人”、“内人”等等。同样一种东西，北京叫“冰棍儿”，四川叫“冰糕”，广西叫“雪条”，南京叫“冰棒”，上海叫“棒冰”。一般地说，同一语言的各方言间在语法上的差别往往是比较少的，但也决不是毫无差异。比如北京话说“我对不起你们”，四川有的地方却可以说成“我对你们不起”。北京话说“我说不过他们”，四川可以说成“我说他们不赢”。北京说“这件事儿我记着呢”，四川可以说成“这件事我记到在”。北京说“把挑子放下”，四川可以说成“把挑挑儿搁[k‘oŋ]倒起”。北京说“把桌子擦一擦”，吴方言说成“台桌揩揩”。方言间最突出、最明显、最易使人觉察到的差异在语音方面，其次是词汇。同一种语言的各个方言间基本词汇虽然大体相同，但各方言却可以有自己特有的许多非基本词。不同方言地区的人学习共同语时，如果光学标准语音，只是改用共同语的语音去念自己的方言词，别人是不会承认你说的是共同语的。假如哪位四川同志把“你别开玩笑”用北京语音说成[nɿ moŋ suan t’an tsɿ]（你莫潮坛子），北京人是绝不会承认你说的是普通话的。

一种语言的方言分区，可以有若干个层次，比如从第一个层次看，现代汉语分成七个“大方言区”，每个大方言区下面又可以分成若干个“区”，区下面还可以再分若干“片”，片下还可以分“小片”，直至最小的方言点。如：



(附：现代汉语方言分区图)

二、方言的形成和消失

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语言分化成方言的原因很多，但总起来看，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变化是语言分化从而形成方言的根本原因。在原始社会，随着氏族、部落或部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居住面积逐渐扩大，相隔较远的地区的人们来往减少，年深日久，本来相同的语言在各地区发生了不尽相同的变化，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在封建社会，由于封建制的自然经济，使不同地域的居民彼此很少往来，而这些不同地域的人们使用的语言却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各地的演变情况不完全相同，逐渐产生分歧，分歧大了，也会形成不同的方言。此外，历史上由于战争或其它社会原因发生的移民现象，也是产生方言的原因。汉语的客家话就是因移民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方言。东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一带许多居民举家南迁，在迁徙过程中和到达新的定居点后，人们

接触到许多新事物，于是便不断给自己原有的语言里增加新的成份；另一方面，因为离开了故乡，又会丢掉原有语言中一些无用的成份，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原来说的“中原话”，也不同于迁入地区的语言的新方言——客家方言。在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方言的界线常常与自然的交通屏障一致。由于大山脉、大江河、大森林以及大型沼泽地带的阻隔，妨碍了这一边居民和那一边居民的经常往来，时间久了，两地的语言产生了分歧，也会逐渐形成各具特点的方言，这就是所谓形成方言的地理因素。比如长江下游的镇江以下部分，江南岸是吴方言，江北岸是北方方言。形成方言的原因很多，有时候是几种原因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四川省东北部和陕西省南部地区之间，横亘着一条大巴山脉，按说两边的方言应该不同，然而毗邻四川达县地区的陕西省安康地区十多个县里，多数县说的是西南官话（接近四川话或湖北话），只有安康等少数几个县说的是西北官话。更有趣的是安康周围几个县说的都是西南官话，而唯独安康是相当典型的西北官话，使安康成了个“方言岛”。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显然与这个地区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情况有关。明代中叶以后，大批湖广（包括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移民迁至秦岭、大巴山一带地区，使这一地区的方言增加了大量外来方言成分，而安康是陕西省南部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府城，由于它的政治地位较重要，当地语言被其它方言同化的可能性较小，加以它在政治上与省城西安有着密切的联系，官员和商贾们来往频繁，因而尽管这里也有外来移民，但它却始终保持着西北官话的特点。

方言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人类语言产生的初期，只有不同的氏族语言，方言是后来才出现的。随着社会的高度统一，方言也将逐渐消亡。语言的发展、变化是通过长时期的新

质要素的逐渐增加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来实现的。语言的分化和统一，都是以社会的发展变化为基础的。马克思在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00页）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封建社会，政治上实行封建割据，经济上是自然经济，各地居民交往甚少，使语言不断分化，形成普遍的方言分歧现象。资本主义社会，随着人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交往的加多，方言分化的趋势逐渐衰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政治的高度统一，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交通事业的发达，为各地人们提供了频繁的接触机会和便利条件，这时，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交际，会强烈地要求交谈双方使用彼此都能听懂的语言——民族共同语，而不用只有自己家乡人才听得懂的方言。这就为民族共同语逐步代替方言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我们汉语的状况是：民族共同语的影响正在一天天扩大，方言的作用在一天天缩小。这自然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语言学工作者，还应该看到汉语方言材料在研究汉语史和汉民族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应该抢在方言消失之前，把它们记录下来，为此，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多次要求从事语言研究的同志们，把汉语方言材料赶快“抢下来”。

三、方言学

方言学是以各种方言为研究对象的一门语言科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方言学内部又可以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分成若干类。

按研究的对象不同分类，可以分成各种具体的方言学。如研

究汉语方言的科学叫“汉语方言学”，研究英语方言的科学叫“英语方言学”，研究俄语方言的科学叫“俄语方言学”等等。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分类，又可以分为“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和“方言地理学”等等。调查一种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并加以系统叙述的叫“描写方言学”。将方言与共同语比较，或将同一语言的几个方言互相比较，并联系这一语言的较古阶段来比较，从而观察一种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叫“历史方言学”。用绘制方言地图的方法，显示同时期内方言差异的地域分布，对研究历史方言学起辅助作用的叫“方言地理学”。描写方言学是采用横剖面的方法记录出一种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并加以系统地描写叙述。历史方言学是以描写方言学为基础，对某种方言进行纵（古、今）、横（甲方言、乙方言）比较的研究，以求出其古今演变的轨迹及甲、乙方言的对应规律。方言地理学不仅可以通过平面图形反映方言的差异，使人们一目了然地看出各种方言现象的不同分界，而且方言地图还可以反映出语言发展、演变的一些情况，从而作为印证历史的辅助资料。比如现在四川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没有入声，在这些地区，古入声不再成为独立的调类，然而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有入声。将有无入声的现象反映到四川方言地图上，可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保持入声的大都集中在川西岷江流域和川南长江上游一带（见附图一），除个别点外，广大的川东、川北和川中地区均没有入声。有入声是保持古音的现象，因而可以说四川方言在声调问题上，川西、川南是“稳定区”，川东、川北和川中是“发展区”。这种从方言上反映出来的情况，与政治上、历史上把川西、川南划为“老四川”把它们看作四川“腹地”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

第二节 汉语方言学

一、汉语方言学的意义和作用

研究汉语方言的科学叫汉语方言学。汉语方言学的建立，对促进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和推广，对研究汉语史，对研究汉民族发展史，对提高《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等语言课程的教学质量，对研究汉族民间文艺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目前，汉语方言分歧的现象还是相当严重的，这给不同地区人们的相互交往造成了障碍。为了克服这种障碍，使各地人民更好地交流社会主义革命和四化建设的经验，更好地加强国内外人民之间的联系，以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需要，人们迫切希望进一步完善、并迅速推广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为了更快更好地推广普通话，需要对现代汉语的各种方言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了解各地区方言的特点，求出各地区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规律”，从而帮助方言地区的人们更迅速、更准确地学会普通话。例如，我们可以根据方言调查及分析研究的结果，指出重庆话和普通话有这样一些主要对应规律：（见插页《重庆话和普通话对应关系简图》）

现代汉语的各种方言都是由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可是，各地区方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情况并不完全一致，总起来看，有的地方发展得快些，有的地方发展得慢些。就具体语言现象看，有的地区在这一方面发展得快些，有的地区在那一方面发展得快些。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发展慢、变化小的方言里，找到若干古代汉语的痕迹；进而可以对几个发展速度不同的方言进行比较，从中求出汉语发展、演变的轨迹来。所以可以说，研究汉语方言，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汉语发展的历史面貌，为我们通过对古代

文献研究后构拟出来的古代汉语语音材料提供旁证。比如我国音韵学家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比较研究，认定古代汉语入声字应有塞音韵尾。这种推断对不对呢？对。因为现在广东方言里入声字还分别带有[p、t、k]等塞音韵尾，再就这一现象拿另外几种汉语方言作比较，还可以印证入声字的塞音韵尾是逐渐趋于消失的：如果你从广州出发经由我国东南地区北上，发现厦门方言入声字也有[p、t、k]三个塞音韵尾；由厦门再到江西的南昌，发现南昌方言入声字的[p]韵尾消失了，只剩下了[t、k]两个塞音韵尾；由南昌再往东到福州，发现这里不仅没有[p]尾，也没有[t]尾，就只有一个[k]（或[ʔ]）作入声韵尾；再由福州北上至上海，发现上海话既无[p]尾，也无[t、k]尾，而是用一个喉塞音[ʔ]作入声韵尾；最后由上海乘船溯长江西进，到四川泸州，会发现这里的入声字不但没有[p、t、k]作韵尾，也没有喉塞音[ʔ]作韵尾，而是读入声字时感到喉头肌肉稍微紧张一下罢了。汉族的发祥地在中原一带，现在中原地带已经消失的方言现象，通常的情况是距中原较近的地区也跟着在逐渐消失，而距中原较远的地区消失的就要少些，甚至还可能完全没有动。这些情况对研究汉语史无疑是极有价值的。

一个民族的方言材料还可以印证这个民族的发展历史。比如现在四川方言里有许多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方言成分，这显然与历史上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有关。一个地方的方言里若含有大量外来成分，这里历史上就必然有过外来移民。比如现在四川平昌方言里有的把北京话里的[pʰi, mi, tɕi, tɕʰi]读作[pʰi, mi, tsɿ, tsʰi]，如“皮pʰi”、“米mi”、“挤tsɿ”、“七tsʰi”。这是安徽方言的特点，〈注〉查一查当地居民的来源，发现果然有一些安

〈注〉，安徽合肥一带把“鸡”读作[tsɿ]，把“洗”读作[sɿ]，把“皮”读作[pʰi]。